

殘陽

殘

陽

靳以著

開明文學新刊

夏 三十六年四月
於開明書店康作部

民國廿五年一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八年十二月二版發行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寄費)

開明文明學新刊
殘陽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靳以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成都 重慶 萬縣
貴陽 昆明 桂林
衡陽 柳州 金華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七一四〇號

目次

檻		一
夜		三一
巨輪		五三
殘陽		八〇
賣笑		一〇九
凜寒中		一三六
聖型		一五六
隕		一八一
獨生者		二二〇
晚夏		三三九

檻

柳明醒來的時候天是纔亮起來，外面在落着急雨。這一夜他是苦惱到極點了，不知道是一件什麼東西緊緊地箍在他的頭上，是那麼有力地擠着，好像他的腦子都要成爲扁平的了。他想叫出來，他的嘴像是已經不能出聲；想來動着身軀和手脚，也像是失去了動轉的能力。他苦痛地忍受着，得不着一刻的寧靜。他時時有着反抗的力量在心中潛伏着，只是一點也不能發出來。他只能從嘴裏哼出不成語句的呻吟，他好像覺出來在他頭上的是一個鋼的圈子，——還是在一分分地縮小，一直到使他再也不能忍下去的時節，他是拚了所有的力氣大叫了一聲，於是他自己隨着就醒了。

夏日裏，急雨是常有的事，所以他仍然安穩地躺着。（一時間他已經忘記那使他苦痛了一夜的惡夢。）因雨而有的風，從窗口吹了進來，使他覺到難得的涼爽。（這時候他

記起來昨夜入睡時的悶熱。他適意地望着帳頂，他的心平勻得如一張白紙。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只是望着一隻撞着帳頂的蚊子。他十分感興趣地看着，把兩隻眼睛緊緊地隨了，他看着它那吸飽了血液的珊瑚紅的腹部，他好像還能看到它的輕翅和細足。他甚至於也看出來它是在煩躁着，因為窗外的光亮引着它。它想飛出去，就什麼也不顧地頂撞着。他同情這個微小的昆蟲，他生出了極大的憐憫之感，他幾乎覺得自己的頭也痛了起來——是的，他是真的感覺到他的頭不知道爲了什麼東西撞得疼痛着。

一翻身，他在牀上坐起來，再把腳朝着帳口那面轉過去，就伸到外面。他坐在牀沿上，左腿和右腿一前一後地蕩着。他忘記了爲什麼要這麼快起來了。把眼睛從窗口那裏望出去，正看到鄰舍的房頂，屋瓦爲狂雨擊打着，一陣風，吹亂了斜射下來的雨腳，捲過去一片像烟霧一樣的水點。那些落了下來，順着簷瓦的溝洫了下來，迅速地滾着，翻着，像是十分忙迫的。

他又記起來受着擠壓的頭，就急急地站起來，順手拿過來一件綢質的睡衣披上，走

到鏡子前面。在鏡子裏面映出來的正是一個纔只三十幾歲的中年人的一張臉，在那顯著的鼻子尖端上，有三個或是五個小的紅點。鼻孔裏露出了黑色的毛尖，想是由於翦拔或是過度發達的原因。他的一雙眼睛並不是在正常的態度之下，有一點在扯着，很不十分好看的。兩邊的顴骨很容易爲人看出來，從這上面也容易使人知道他的能幹。在頭頂上，卻是一頂小睡帽。他就清晰地記起來這一夜的苦痛，他用力地把那頂小睡帽摘了去，——天呵，在額上已經清楚地印下了紅色的痕迹，（他的眼睛立刻就不像有什麼在牽着了。）雖然是紅色，還有着擠壓的紋路。他的頭立刻像是被解脫了，他氣憤地把那頂帽子丟在地上；可是看到它沒有一點損傷，就拾起來又丟下去，——它仍然是完整地躺在地上。這惹起來他更大的忿怒。他用力地扯着，聽了一聲響，一頂帽子分成兩片，他纔滿意地停住了。

「昨天晚上我怎麼會把這樣小的一頂帽子戴上？」他問了自己，他很有一點莫明其妙的樣子。他就坐在一張沙發裏，極力地思索着。於是他想到了在戴着的時節，曾經是

用過一番力氣，那時候他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把它戴上去，絲毫沒有想到他自己將忍受什麼樣的痛苦。

睡在另外一張牀上的妻好像是爲他驚醒了，模糊地問着：

「什麼事呵，這大清早——」

「你不知道我的這頂睡帽，不知怎樣一來就小了，要我受了一夜的罪……」

「你是說你那頂睡帽麼？」妻的眼睛睜開了，「我昨天告訴老媽子替你洗一下，那上面的油泥太多了。回頭再說吧，這麼早，六點鐘也不到，再睡一下吧。」

妻說完了真就一轉身又睡起來。他就始終沒有再睡下去的心念，慢慢地走到陽臺那邊的門前，佇立在那裏，望着打在玻璃窗上的雨水急促地流下來的姿態。最初他是想到每日晨間在陽臺上的十分鐘柔軟操（這是他自己爲自己規定的，他是那麼一個喜歡衛生和空氣的人）。但是急雨阻礙了他。他的心中正自有一點不快，卻好像爲那流着的雨水給沖開了。不止這樣，還像是沖開了在胸間積壓了那些許多天的悶鬱。他舒暢地

吐了一口氣。

他回過頭去，望了睡着的妻，在她的那張牀傍，放了一張有着欄杆的嬰兒牀，那裏面睡了纔出世六個月的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但是這一切景象卻只使他感覺到滯笨，他不喜歡他們，他甚至於覺得室內的空氣都被他們的呼吸變成沈重的了。這使他不能自由自在的生活着，可是他一直也沒有說出來過，也許他以為是不屑於把這樣的事說出口。

他想他不該間斷他的晨操，（他永遠記着他該有健壯的身體，）他就在他站立的地方起始了，最初是三次深呼吸，他呼出的是污濁的炭氣，可是吸進去的也許是更污濁的炭氣。無論如何他卻是忍耐地做過了。然後他把兩隻手臂向左右平伸了十次，向前向上向下又各伸了十次。他向左一次又向右一次地扭轉他的頸子，再轉動着腰身，都做完了以後他就兩手叉着腰，起首跳躍着。受了間斷的意外的壓擊，樓板發出洞洞的聲音，已經發着平勻的鼻息的妻，突然醒轉來問着：

「天呵，你這是做什麼？」

這句話並沒有發生一點效力，也許他正是十分專心地跳着，沒有聽到她的話，她就
把聲音提高一點說着：

「喂，喂，我同你說呢，這麼大清早，你這是幹點什麼？」

他把頭微微地轉過去一些，並沒有停止他的動作，回答着：

「我作柔軟操，每天都是這樣的。」

樓板的聲音並沒有停止，這好像是激怒了她，用右手支撐起上半身來，幾乎是輕輕
地喊叫着！

「這是房裏呵，你不能這樣亂鬧，驚醒了孩子，孩子要生病的。」

她不只是喊着，還用手搥着牀，他停止了，把臉轉向了她的兩隻手還是叉在腰上，理直
氣壯地說：

「你想想，孩子的身體要緊，我的身體就不要緊麼？——」

他還沒有說完全了這句話，睡着的孩子果然哇地一聲哭起來了。她驚惶地下了牀，

把小孩子抱起來，一面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一面把衣扣解開了，把奶頭塞在孩子的嘴裏。

「你能說這是我把孩子吵醒的麼？你自己拚命在那裏搥着牀，把孩子嚇醒了。在這個家庭裏，我好像是一個頂不適合的人物，你沒有時候不來管束我，要我什麼事情都聽從你，不容我自己一點存在。我受了一天的辛苦，回到家裏，想來好好休息一下，你也不能使我如意。到半夜，這個孩子就哭，你怎麼不把他管得好一些，不許他晚上哭鬧——」

她像是一點也未會注意，任他自己站在那裏噤咕着，這時候她只是專心地看着孩子紅潤的圓圓的臉龐，兩隻眼睛是黑沈沈的，頭髮是微黃的，稀疏的，柔軟的，像纔從土地中生了出來的細草。這是她的希望，這是她的將來，這是一切……

也覺得把話過於說得多了的他，忽然記起來他還該有三次深呼吸來結束他的晨操的，便停了嘴，又把臉轉向窗口，把兩隻手向左右畫着半圓形，腳跟也提起來，開始把空氣吸入又呼出。他是這樣正正經經地做過了三次。

他靜靜地站在那裏，他的心可是在焦躁着，房中的空氣是那麽滯重地壓着他的心，他渴想着外面的天地。只是隔着兩扇門，情形就全然不同了。他想：爲什麼他不能打開了門，就站到外面去呢？他不願意停留在這樣的家中，他時時感覺着心的窒息，他纔把手拿了那門柄，妻就這樣問着：

「你又是想幹什麼？」

這句話使他不好回答，他只有把手縮了回來，兀然地站在那裏。他不去回答妻的詢問，也不再和她說什麼。他早就知道，在一個女人的面前，自身的一點點小放任全被剝奪去了。

雖然沒有回過頭去看，他也知道妻定然是又睡下了。他真不知道這些女人們活着是幹些什麼的？從來也不想用自己的手和自己的精力，寄生一樣地爲男人生孩子，只求舒適而平凡的生活。忽然他記起來夜間嬰兒的啼哭，那時候他是被驚醒了，他隱約地聽到她那低微的眠歌和拍撫，於是他就想到了，也許是疲困使她不能像他一樣地這樣早

就起了牀。

他提着腳跟輕悄悄地到隔壁的房裏洗過了臉，隨後又走進來，從衣袋裏取出烟斗和油布的烟包，向着樓下的客廳走去。

走在樓梯上的時候，他已經裝好一斗烟點起來抽着了，做着醫生的他們，好像沒有一個人沒有烟的嗜好的。也許是爲着在終日和愁眉苦臉的病痛相對之後，該有一點像這樣方便的消遣，也許真的是以爲可以抵抗不知何時侵入的病菌。

把一口煙吸進了之後，他頓時感覺到心胸寬敞了。他得意地把白烟細細地從嘴裏吐出來，看着它留在空中，像秋天的佳雲一樣。他走到樓下，纔跨進客廳一步，就看見父親正端然地坐在一張沙發裏，好像是等待着他的進來。他想退回去也來不及了，就像機械一樣地說着每天早晨相見的第一句話：

「您昨天晚上睡得好麼？」

坐在那裏的老年人並沒有吐出一個字來回答他，只是在鼻子裏唔了一聲。他是正

在那裏玩賞前幾天收來的一幅宋人手卷，帶了眼鏡，出神地端詳着。當着他走到近前來，他突然像纔想了起來似的把眼睛翻起來望着他，着重地在看了他的嘴和啣在嘴裏的烟斗。於是他仔細地把畫放到條桌上，兩隻手背在身後，緩緩地走到靠近方桌的那一邊，彎下身去望着地毯。他也走過去看着，在那上面正有一塊小小的黑洞，顯然是被烟火燒的。父親不說一句話又站起來，他就悄悄地把烟斗裏的火止了。

雖然他已經到了三十幾歲的年紀，有了妻也有了孩子，年老的父親仍然永遠記着把尊嚴加在他的上面。父親是老邁了，卻有着年青人的精力。他好像忘記了他自己的年齡，從他那一雙發光的眼睛看來，他就是有着過人的才力。這是真確的，這座樓和一筆近百萬的存款都是由他的手中起來的。三男二女的教育都是由於他的供給，（一男一女是從外國也回來了，其餘的三個正在大學裏。）他睥睨一切，他否認一切近代的制度和學問，他想着若是沒有他的苦心經營，家中的一切都該變了樣子。他時常想的是：只要他們中的一個有我這樣的能力就好了。可是兒女們在他的眼裏都是那麼平庸沒有一個

有作爲的人。他想着如果沒有他，他們不知道成爲什麼！他們的生活和經驗都是那麼狹隘，學識上的造就也沒有什麼特出，他們配懂什麼？他們卻各自以爲自己是了不得，想來創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爲怕着別人的非笑，所以他覺得只有對他們加以相當的管束，雖然他們有的已經成爲孩子的父親或母親。

那個被遣嫁了的在美國讀了三年文學的女兒，就因爲這個有一點顯得固執的父親，和母家斷絕了往來。他並不難過，他的心中只是想着一天她會追悔自己的不是的。

「我真不懂近來這許多青年人都歡喜——」

「今天的雨有這麼大——」

他故意斷了他的話頭，走到窗前，拉開了絳紫色的窗幔，露了一點驚奇地望着窗外的雨景；可是老年人好像沒有注意他的話，雖然容他說出了半句，卻立刻用更高一點的語調來說：

「喜歡學外國人的皮毛，對了，就是一點點皮毛而已……」

父親說出了上半句，拉着自己的鬚尖，像經過了一番仔細的思慮之後，就又肯定地說了下去。他知道他不能再說下去，他只有靜靜地諦聽着，一直到他不要再說的時候。

其實老年人所要說的話，即使是不移的真理，也不知道說過了多少次了。他記得清每個小的轉折，和每一個着重的字眼；但是他不能和他說：「這些話您早和我說過了！」他只好安靜地，忍着所有心中的煩躁，安詳地聽着，而且還不要忘記在什麼時候該答應着。他的心中卻在想着：「今天的運氣這麼不濟呀，怎麼會這樣巧就碰見了呢？」

窗外的雨好像有一點小下去了，壁鐘纔懶懶地敲了六下。他皺着眉，心中無時不在想着怎麼樣可以離開。父親的話卻像愈說愈有力量的樣子，他那沈重微沙的語音像在激動着這龐大的客廳裏的空氣，有着波浪一般的振幅，在向着他的全身壓來。他感到苦痛，他的心在叫喚着：「爲什麼在這個家裏我就得不到一點自由呢？」

「——不要以爲你們都長大了，在做這一方面你們還差得遠呢！現在你們也許覺得我這個老年嘮叨，如果沒有我這個人，你們試試看……」

父親有力地彎着他那強項的頸子點了兩三下，長滿了鬚子的嘴也掩不住那撇了下去的姿勢好像在說：「沒有我，你們就一天也不能活。」隨着爲了咳嗽止住了話頭，他立刻就插嘴說：

「您近來還是時常咳嗽麼？」

「不，也許這是前兩天朝了點涼，我的身體倒算好，你們到老了的時侯，要是能有我這樣的體質就算好。」

接着那個固執的老年人就大聲地笑了一陣，他是那麼愉快而高興地笑着，身傍就像沒有一個人的存在。突然止了笑，問着：

「有人說大笑是可以增進人的健康，是麼？」

「是，快活總是比憂愁好的。」

他說完了這句話，無意地帶出來輕輕的嘆息。父親立刻睜大了眼睛逼視着他，等待着他自己說着自己的失言。可是他卻緘默地，低下了頭，不想再申說出來也不想加以解